

河南省立第五中學校

反日運動專號

五 中 學 生



五中學生社投稿簡章

1. 凡係省立第五中校學生均可投稿。

2. 來稿不論語作文言均可。

3. 譯稿請附原本。

4. 來稿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点符號。

5.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年級任職，以便通信。

6. 來稿登載其否，概不退還。重要稿件，請自留副本。

7. 來稿揭載後除贈送本刊一冊外，另酌酬書簿或文具。

8. 來稿本社有增刪權。

9. 來稿如係抄襲，倘經人揭發時，本社得將揭發人原函在本刊上發表。

10. 來稿請交本社編輯委員會收。

五中學生 第六期

反日專號目錄

插圖

1. 反日的我見

王休胖
王 黎

2. 臨崖勒馬之國勢中青年應有的幾件事

王訓謨

3. 是我的夢——在倭奴蹂躪的荒場上——

皇甫典

4. 十月九號的一篇日記

張廷鑑

5. 欲心無厭的狼又來了！

王靖遠

6. 你聽！你看！

蔡國碩

7. 我向同胞說幾句話

張雲瀛

8. 是誰之功？

張鳳桐

五中學生社投稿簡章

1. 凡係者立第五中校學生均可投稿。
2. 來稿不論^何種作文言均可。
3. 譯稿請附原本。
4. 來稿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点符號。
5.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年級任庸，以便通信。
6. 來稿登載其否，概不退還。重要稿件，請自留副本。
7. 來稿揭載後除贈送本刊一冊外，另酌酬書簿或文具。
8. 來稿本社有增刪權。
9. 來稿如係抄襲，倘經人揭發時，本社得將揭發人原函在本刊上發表。
10. 來稿請交本社編輯委員會收。

五中學生 第六期

反日專號目錄

插圖

1. 反日的我見

2. 臨崖勒馬之國勢中青年應有的幾件事

3. 是我的夢——在倭奴蹂躪的荒場上——

4. 十月九號的一篇日記

5. 欲心無厭的狼又來了！

6. 你聽！你看！

7. 我向同胞說幾句話

8. 是誰之功？

王休胖

王黎

王訓謨

皇甫典

張廷鑑

王靖遠

蔡國碩

張雲瀚

張鳳桐

9. 洪騰的熱血燒得我心頭狂跳

10. 反日之歌

11. 我們的呼聲

12. 猛醒

13. 國難聲中的幻想

14. 編者的話

郭度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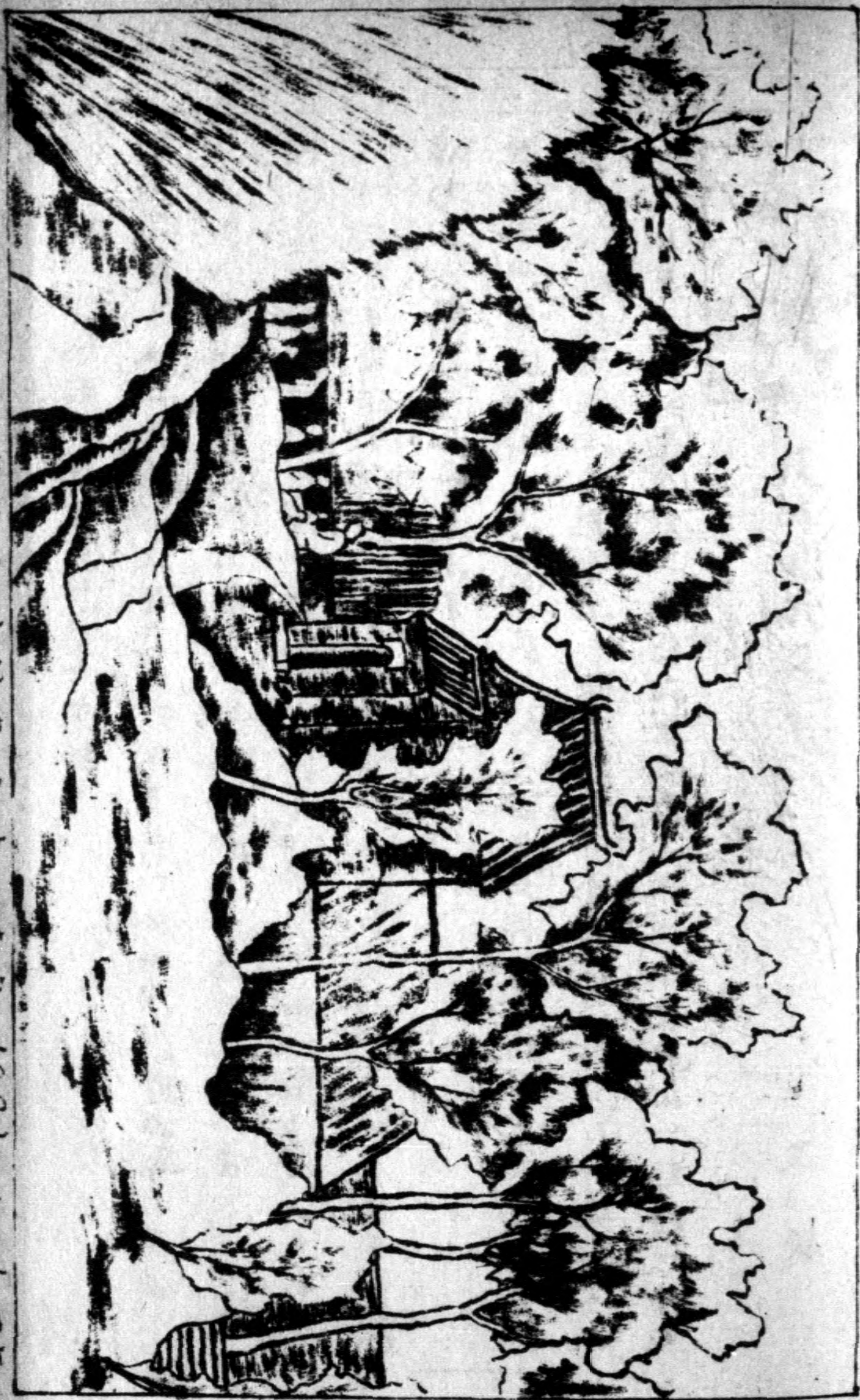
許淑祥

郝天申

王作胖

陳治君

編者



五中抗日宣傳隊在城北鄉村開宣傳時的速寫 1931, 10, 6, 下午





反日的我見

王 黎

自暴日出兵東省後，我國的言論界，無形中呈現出一種轟烈的狀態；不論在報紙上或宣言上，都可以看到層出不窮的反日的輿論；雖然這些輿論的出發點各有不同，但其結果沒有不是以日軍侵畧東省的動機及我國應抱的態度為原則。

這些高深的言論，差不多都是對於此次事變的暴發，有精密的探討，遠大的見解的所謂一般博學碩士的偉作，最低度也是對於帝國主義有個系統的觀念者的^{哲學}巨論，所以他們發表出來的主見，當然是很理智很客觀，而且無微不至的了。決不是憑一時的熱烈的感情所衝動，糊裏糊塗的發洩一片無稽之談的廢話。

以此而論，像我們這些對於政治沒有一點觀察力的無名小卒，還

說什麼反日的我見，如果不自諒的瞎說一篇，似乎有点太不達時務了吧？況且在這種「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社會裏，說不定冒犯了那些先生們的脾氣，就要不容氣的加上一種異樣的頭銜，像這樣還是收拾起來，留口熱氣暖々肚子為妙；不過，國家危亡的情勢已經到了這種程度，我們是國家的一個成員，對於國家當然負有相當的責任，尤其是我們站在社會上中間的地位，自己相信還沒有受一切支配慾所支配，所以我們的情緒是高漲的，我們的靈感是純潔的，我們的精神是深忱持久的；我要打毀社會上一切不平的現象，理應站在人類的前面，衝出一條以血造的大道，領導着人類去洗刷社會，那麼一切小節還算什麼問題？

現在，我個人可能的範圍內，就要用我沸騰着的血，激盪着的情

見我的日反

緒，作我個人所能作的反抗一切的暴力，我決不願裝那種小姐式奴妮柔軟的醜態，做致死無抵抗的忠臣；所以我甘願不顧一切的很赤裸的將我所見到的流露在這一片紙上，供獻給反日的青年。在未發表我的愚見以前，先將報紙上的言論檢查一下。

據報紙上所得到的結果，雖然不無正確的見解，但多屬隔靴搔癢的浮泛言論，現在只抽出來最令我們注意的一段好了。記不清是在某子報紙的社論上面大吹而特吹的告誡青年學生說：「在此時局嚴重之下，須要靜心讀書，想其日帝對抗，沒有高深的學問是不可能的……」大意不外是欲救國非讀書不可，尤其是非有高深的學問更不可，我很懷疑這些理論不知是根據着什麼產生的，讀書救國我不敢反對，要說有高深學問才能够救國，那麼在這種時急勢迫大呼救國的當兒，要

求得了高深的學問，才來反對日帝國主義，才來救國，所謂侯河之清，人壽幾何了。說到這裏不禁使我長嘆一聲！嗚呼！中國的知識階級，日本是帝國主義之一，要反抗帝國主義，必先明瞭現在帝國主義的真諦，對於帝國主義有個相當的認識，才可以規定出向他對抗的策畧。

資本主義到了最後的階段，自由競爭為獨佔所代替，牠必須積極地宰割世界，掠奪市場殖民地，以為全國生產的贖餘商品的銷售，生產原料的吸取，同時也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矛盾——階級斗争的尖銳化，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

帝國主義為侵略殖民地，而用蠻橫的武力；為強奪市場而互相血拚，為緩和階級衝突，移動勞動者的視線而作國外戰爭，為圖垂死的

掙扎，而造成世界大戰；明乎此，然後可以設日本這次出兵東省的問題。

日本是一個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雄居東亞其列強爭衡，然國內階級斗争的尖銳化日甚一日，形有一觸即發之勢，如不馬上抓取一部分商品生產原料地來移動視線，便立時有自身崩潰的形成，日今未河產業落後的中國求一條出路也是必然的，但在各帝國主義監視之下，日公然有這次東省慘劇的開演，這也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了。

日本對東省垂涎已久，在東省內部的軍事上準備已經過了一個相當的時間，這次的暴發是其主觀的力量早已成熟，決不是盲動。那麼日本對我國所抱的態度，當然非同小可的了，我國若不以武力驅其出境，日本決不會有退兵的希望。

自日出兵到現在，日兵的旗幟不特插遍了東省，各海口岸都滿了日帝的軍艦，我們靜心觀察，日本這樣的突入猛進的行動，實不止閩係東省，而且有窺測內部的野心，在這種時局嚴重之下，我國有什麼猛烈抗日的表示呢？不錯，也有，象那敢死隊，義勇隊，抗日救國會等，都是反日最巨烈的表現。這組織的成系是什麼呢？差不多全是知識份子，雖然知識份子，這次沒顯露「五分鐘熱度的醜態」；但實際的行動何在？還不是喊幾句空洞的口號，散幾塊不起作用宣言而已。我這樣說，並不是知識份子沒有反日的能力，是知識份子沒有對日的實力，因為都是些赤手空拳，如何能去和那大炮機關槍作戰，況且能作戰的知識份子，在數量上又會有多少？就讓有一部分能夠給日本作戰的力量，政府不宣戰，有誰敢出馬？

那麼我們所仰望的所依賴的唯一的就是政府了，因為政府是代表民衆的意志，領導民衆的一個總機關；在這種情勢之下，政府豈能置之不問？尤其是東省的民衆，正在受着飛機的轟炸，大炮的掃射，他們慘而又慘的悲狀，政府更不能袖手旁觀，力量的使東省民衆受無辜的我軍割，屠殺，然而政府對日抗爭的是什麼策略？在報紙上可以看得出的，大書而特書的政府的態度是：力恃鎮靜，將此案件交給國聯，決不日應憑感情衝動盲目動兵，提交國聯也不妨，只要可以得到相當的結果，但日本出兵已經兩月有奇，東省民衆的慘痛已達極點，這個問題在國聯上不能不算一件重大的事情吧？但國聯已開過數次會議，雖然也經我國代表激昂的演說，嚴重的抗議，結果仍是空口洞言的幾個官樣會議而已。既然到了這種程度，明知希望國聯簡直是做夢。政府依然

仰仗國聯來幫我們的忙，按兵不動，堅持鎮靜，幾乎成了「能忍者自安」的志實執行者，政府竟係何意？實非這知識淺薄的學子所能捉摸！

要是依靠國聯來解決中日問題，必須先認清國聯的組織成分，和牠的目的，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才可以規定出牠是否能站在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方面說話。

各個帝國主義為了找尋他們的殖民地，以避免自身的衝突，緩和各個階級鬥爭，於是都積極的向產業落後的手工業國家進展，在這進展的過程中，其勢必形成他們相互間衝突的局面，歐戰便是一個實証。聰明的帝國主義感到了這一點，馬上起來組織一個對於各弱小民族分贓的特殊权利的機關，就是國聯。所以我們知道國聯是一個為減輕各帝國主義間之衝突，保持他們採取利益的永久平衡而設的機關，決不是

見我的日反

一個主持世界和平，為被壓迫的各種小民族打抱不平而設的機關，現在既知道國聯的真象，國聯是否能替我國說話，就一目了然了。

即使有起來反抗日本侵佔東的國家，也是對於他的利益有了衝突，失去了均佔的平衡性，決不是為維持世界和平，國際公法，人類真理；因為他們都是做的這種生意，玩慣的拿手把戲。所以日本即退兵亦是為恐懼其他的帝國主義，決不是給我國留面子或是怯我國。事實上根本沒有使日本退兵的可能，進一步說，日本既明目張胆的擁着大兵深入我國內地，事前早已得着了一切默契，我們深心明白國聯是不能夠解決中日問題了。要想依國聯來解決中日問題，不特是做夢簡直是裝傻。

拉雜的已經不少了，究竟如何向日對抗呢？依然去仰仗國聯，政

府，和少數的智識份子嗎？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國聯原形早已暴露，政府始終力持鎮靜，按兵不動，尽管在國聯會議哀求，智識份子雖然滿腔熱血在沸騰着，憤恨的情緒在激動着，結果只是作点空虛的表現而已。

我們理想中所希望的一切，已經完全形成了泡影，那麼我們到底怎樣去做反目的工作呢？急待解決的問題就在這裏；現在以我的愚見可以分做二個步驟。

第一，喚起民衆，革命的基礎勢力是建在民衆的身上，換句話說：民衆就是革命的主力軍。因在這種帝國主義列強的宰割之下，帝國主義的勢力伸入鄉村，形成了農村經濟的破產，時時發現出大批的農民失業者，所以大衆自身無時無地不是在受着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

他們的渴求解放是可想而知了。

革命的對象是一切暴力，帝國主義是暴力之一，當然是革命的
最大敵人了。所以要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唯一的策畧就是喚起一般
的大眾，將他們用一種整個的有系統的方法組織起來，站在黨的下面，
受着黨的領導向日帝作直接的行動，不過，這個策畧是要擴大的宣傳
，深入的宣傳，宣傳站在大眾的立場上，宣傳要與組織聯繫起來，要以
於最短的期間，使民眾深知為解放而奮鬥，為利益而奮鬥，為本身爭
存亡而奮鬥。

各帝國主義在中國暗鬥，我們明白了，日帝的統治力量，我們
也明白了。同時我們還知道，反日並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如果日本
帝國主義被打倒了，我們的大眾不見得會脫離慘痛的火坑，日帝國主

五 中 學 生

義將中國滅掉了，又不見得中國人完全受宰割，因為帝國主義底併殖民地，還要培養忠實工具的呀！那麼特殊階級的人兒們，還要乘著這個機會高聲嚷哩！反日抵仇的青年壯士們！快將你們的全幅精神轉向大眾去，使大眾的武力集中起來，消滅日帝國主義及一切的暴力，（日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國才会有新的景象呈現出來！

第二個步驟，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之民族，使整個社會上的被壓迫大眾打成一片，向帝國主義作個總的進攻，最後的決鬥。我們反日同時不要忘記反各帝國主義，因日本僅是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其他的帝國主義無時不是在向中國積極的掠取，宰割，不過，他們運用着殺人不見血的手段罷了！

我們明白了這一層，必須使武力成為民眾的武力，使國家成了強

有力的民衆的國家，民衆起來，各帝國主義便要根本搖動，那麼我們去撲滅日帝國主義時，就令其他的帝國主義免死狐悲的聯合起來向我國進攻，實行其所謂國聯的另一方面之惡勢力，所謂是鎮壓革命勢力的有組織有系統的總領導機關，我們大眾是可以抵禦的。不過在要消滅各帝國主義（日本當然在內）的時候，組成一個世界上被壓迫的大本營，也是再重要沒有的了。

按社會進化的原理來說：帝國主義的衝突是日甚一日的尖銳化，不論他們是如何的調和他們相互間的衝突，如何的避免這巨烈的變化，勢必形成世界的二次大戰，而他們市場競爭是以太平洋為中心，而他們的戰爭一定也是在東亞，相彼雨雪，先集為霰時機恐怕快到了，一旦戰爭暴發，可憐我國便成火花連天，血肉橫飛的第二馬耳他半島。

這真是一個最令我們胆寒的慘劇，我們為了要剷除這個生死鍵，唯一的方法就是將民衆喚醒，組織起來，其弱小民族跌一般的打成一片，以待戰爭暴發來解決一切。外有弱小民族的猛撞，內有被壓迫大眾的暴動，雙方加攻，一直殺進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深入他們的重地，搗毀他們的老窠，嗚呼！帝國主義的壽命就此告終，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就此勃興，空前的燦耀世界，漸次的顯現了出來！



臨崖勒馬之國勢中青年應有
的幾件事

王訓謨

日本炮火的煙，瀰漫了東三省，同時牠的聲也轟動了酣睡的中國人，其實這也是預料中的事，中國政局的紛亂，及一切專制獨裁的影響，為絕好的招待顧客的店夥，門上貼着歡迎來賓，及顧客一到，正巧償其願，又何必大驚小怪呢？我並不是故意說俏皮話，事實如此，我怎能昧着良心，說粉飾的話呢？受了炮火的洗禮後，中國的人似乎都覺悟了已往之錯誤，在此臨崖勒馬的時候，對日的準備，不可不積極的確定幾個原則，尤其我們青年，國家一線的希望，僅靠這條小生命了。若再不努力幹去，我們只有步朝鮮台灣的後塵。

(一)準備最後的血拚 已死的田中義一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可見日本侵佔滿蒙的野心，早已準備好了，只等時機一到，即可下手。所以我們不要以這東省事件為偶然的。日本又作掩耳盜鈴之計，謂東省事件，係由一部份軍人所致，原非政府之意，這種昧良心的話，我們難以理論，也不能以理論，但就華南華北的大舉示威，及日本軍艦之紛紛來華，也就窺破他們那種欺人之說。日本侵佔滿蒙既然是政府的指示，也可以說完全有組織及計劃的，他們要得不到實利，他們如何的肯撤兵呢！報載日本幣原外相對蔣作賓稱：在日本撤兵前，中國要承認幾條件：(1)十九日事變，由中國完全負責。(2)中國改變鐵路計劃不得與南滿鐵路競爭，並承認日本在滿之特殊利益。(3)承認日本人有地畝商租之權。可見日本對於侵佔滿

蒙已下了決心，我們只有其之血拚爭回東三省，不然東三省恐再不會為中國所有了。

(二)國聯之不可靠 自東省事件發生後，中國一般人尤其執政者，解決我們自身的问题，自己不生辦法專以國聯為依靠，國聯叫日本撤兵，日本不撤兵，展期至十一月十六，那麼到時日本若再不撤兵，難道再展期至元月十六，二月十六嗎？什麼是國聯，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掛上這個幌子，來欺世人的美名。拿帝國主義者為主作所組織的團伙，弱小民族，如何的能佔一點實惠，而中國偏以國聯為解決中日問題之不二法門，我們實在不明瞭其真意，難道國聯叫我們中國退讓，我們就能把中國的土地整個的托獻給日本嗎？若說中國軍隊不能共日本一戰，那麼我們每年百分之八十的兵費，弄出來的兵是幹什麼？

(三)加緊日本研究 知己知彼，善戰者也，欲攻敵人總得先知敵人之虛實，我國之人動曰「日本國富兵強，加之科學的發達，器械之精良，我國絕不能與之一戰」，但若問日本到底強至如何程度，有無詳細調查及研究，則鮮能道者，這却是人云亦云不知詳細研究的錯誤，我國固不能說我國強於日本，但我覺得日本也不似那不負責任者說的那麼強盛，至少我也懷疑，雖然有甲午之戰的成績，但那不是中國全部的力量，去對付；雖然有日俄之戰的結果，但由於俄之太輕視敵人，都不能根據這二個例子作為研究日本之真實資料，我們必須實在的研究及調查日本的海陸軍的實力如何；國民的經濟力如何，科學進展至如何地步，我們所差於彼者為何，生如何的方法去抵禦，不要被他們當陽一喝，即把我們嚇得魂不附體了。

我們東三省的同胞，已經到了有命不能保，有口不許言的時候了。留下我們幾個，後餘生，還不努力幹去，刀已加頸，我們能任其宰割嗎？我們的一切都可犧牲，惟有我們的意志及民族性不能喪失的。貪得者無厭，我們現在若不作最後的準備，則日本再一次的侵畧，更要甚於此特了，到了國滅家亡的時候，後悔恐怕也來不及了。



是我的夢——在倭奴蹂躪的荒場上——
皇甫典

在我看了新聞紙之後，一個「東北已非為我所有的矣」的標題，就把心靈的全部佔着了，牠是如何的無情啊！加大了牠的壓力，使我薄弱的兒心，沉重得不堪言狀，影響到我醉夢時的靈魂，也不能逃脫于牠的大壓力之下啊！

我夢到一個悲慘的荒村上：

一切的景象，都在死氣沉沉的狀況之下，只有血積的河水在潺潺的引流，和模糊不清的垂死的人们枕藉着在囁語！昔日的廣闊橫闊的華屋，傾斜的躺在地上，只刺着一片片的見地基了，千穿百孔的綠的白的墻垣，還在缺落不屈的直立着。而蒼白的色映在眼孔中的地皮，也崎嶇不平了，這種村地，彷彿是荒窟戰場遺跡，可憐的幾棵秃枝被炮火毀傷的白楊，好似是渴望故主，好似是伊就滅亡，還在那陰森的鬼風中顛抖搖曳，無數的大堆小堆燒餘了的灰燼，各佔着村地一方。在這淒涼的周圍裡，宛如在異鄉之荒塚裡一般，我只是顛抖，顛抖着向前走，走出了這個荒塚。

那裡啊！水邊的樹林，縱火焚過似的，憔悴的雲佈在荒郊河畔之

間，成群的飛鳥在苦枝上盤旋，放大了喉嚨，悲慘的飛鳴，這大約是尋找他們的故鄉舊居吧！被倭蹂躪過的地上滿堆着磚瓦，以及沒用的刺刀快槍，軍服，米粟，皮帶，和已燬的大炮，炸壞的鐵道，破碎的飛機等，沒有一些兒充滿着有生命的新鮮的色彩，在那裡只是一堆堆中國服的死屍橫臥在血漿裡。在這可怕的殺氣瀰漫的景況中，我只是戰抖，戰抖着前走，唉！散佈在地上癩痕毀傷的斷頭，羈絆了我失慎的足兒，把我擲投於大地之外，這或許是斷頭失了知覺，不知我是他的中國同胞！一隊隊的烏鴉，在郊野裡中國服的死屍上，開宴會，野狗也在努力進行它的工作，而野狗也或許失了中國的印象！還有懸在廣大天空裡輝煌的太陽，溫和而甜蜜，然而俯照在死屍上，俯照在血肉模糊的死屍上。

却愈增一種悽涼悲哀的景象了，在這悽涼悲哀的景象中，我只是
戰抖，戰抖着前走。

我又走入了一個磚瓦的場上，許多的屋子，都倒卧在地上，彷彿
是躺在慈母懷抱裡一般，一陣々被太陽蒸發的糜爛腥臭死屍的氣味，
沸騰着上升。我最後又到一個畦溝裡，一個新被倭奴慘死的中國男子
，呈現到我的面前。旁邊跪着一個中年的婦人，還在撫屍痛哭，她滿
身都浸了血漬，還有一個年約一二歲的小孩子，正哭着要飲她的乳漿
。那時我隱約的聽見了轟轟的槍聲，黑烟的火光，和最可恨的黃色捲
鬚的日牛鬼王，一簇々好像從遠方的地平線上衝撞踉蹌過來了。這時
啊！我手中已拿到銳利的刀槍等，和那日本的鬼王殺傷！但我的眼睛
忽然罩上了一層黑幕，全身的血都奔在我的頭上！可是我並不流淚，

四肢如分裂一般，只憂傷我親愛的祖國！我親愛的家鄉！我親愛的父母！我親愛的妻兒！我整個親愛的中華民族的份子，是不是要喪失！是不是要焚燬！是不是要死傷！是不是要盡飲煤油而俱亡！天啊！還有死屍旁的弱女和小孩子們！

我終至於哭了，大聲的哭了。

可憐的中華民族的各個份子們醒來吧！你們將盡為倭奴蹂躪！牠們是獐狎性惡的兇鬼，非盡飲你們血肉，不能止牠們的飢渴！你們的青春！你們的生命！你們的天堂之樂！你們的國家！你們的民族！將永被牠們毀滅淨盡無餘啊！

你們要想生存！你們要想保全！你們要早些消滅這吃人的倭奴！不然！地球上永無你們生命之流啊！



十月九號的一篇日記

張廷鑑

……五分鐘想已過去了，宣傳週還沒到五天，業已停止了。據說：同學們太辛苦了，早天停止，休息！休息！^唉愛國的熱血，原來如此。其實早有幾位同學，根本就沒出去宣傳，正笑罵那出去宣傳的後孩子們，不會躲懶呢！那些已倦於宣傳的同學們，也在笑罵那仍然努力宣傳的同學為傻子，而那永久被人笑罵為傻子的，恐怕是很少見的吧！
唉！愛國的男兒！

大概是時候久了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等々口號，和那激昂的演說辭，是不聞的了，連那牆上的標語和宣言，也都成了遺跡，有的被

日記的一篇 一九四一年十月

撕去，有的被風吹破，就是有些依舊存在牆上的，又有誰個去看呢？日兵想已退卻了，我國想已得了勝利了，不然怎能這樣沉寂呢？日來報上載政府對日已有相當兇善的辦法，外交部長業已移人；唉！他媽的什麼辦法，還不是照五三慘案一樣的欺弄民眾嗎？什麼移人，癩頭換禿子，還不是一樣的糟糕嗎？中國的人民被欺弄的回数太多了，或許現在是我們的覺悟的時候吧！同胞們！同學們！醒々吧！日奴正執着槍兒描準着我們，我們要再不覺悟，那只有亡國滅種步朝鮮台灣の後塵了。

……過了不幾天，我們學校組織救國義勇軍，教師們都很熱烈的指導，同學們亦很踴躍的參加，于是我感覺到極沉悶的五中，竟為愛國熱潮澎湃起來了。我看了我國家的前途，我民族的存在，我只好拋棄了

我所有的一切，共敢死隊同志，靜候着效命疆場，共日奴誓死一拚，看他日凱歌奏旋。



欲心無厭的狼又來了

王靖遠

山南的主人正大，養了數十隻肥大的綿羊，叫他的僕人從喜放着，在山脚下吃那嫩綠的青草。自己却坐吃坐穿，拿定主人翁的架子，去吃大煙，玩姑娘，終日只是醉入夢鄉，不把一切事情擱在心上的。

北山的主人狼，獨坐岩石上，打算生活的问题。什麼山的出產富，什麼山的居住好……想了一會，跳下岩石，就往南山去了。站在山的頂上，舉目四望，現見一群數千隻肥大的羊，在山脚下吃草。

不覺就失聲道：「吓，原來世界上的出產，都聚在這裡麼？我必要佔他的山頭，吃他的羊肉哩！想罷，就跳下山去，走到羊群邊，吃了一個飽，又陀着數隻，悄悄的走了。不止一次，從喜覺得羊數減少，但不知道失羊的所以然，一日又把羊放在山脚吃草，自己隱身坳內，等那盜羊的賊人。忽見從山頂上，跑下一隻狼來，把他的羊陀走了許多，從喜看得親切，就回家報告他的主人去了。

王大道：「失羊固屬可惜，但狼也為生活問題，古人說：『推恩足以及禽獸，給以羊也是我們的博愛之意，況且可以和平了事不好麼？』說着又走到床上，吃他的可寶貴的大煙去了。

從喜忙爭道：「主人不要如此，這是我們生活的要件，狼貪心無厭，屢次討求就會被他吃完，我們就會餓死的。不見日奴侵畧中國麼？日

奴來一次，中國遵守和平其他講和一次，割地一次，賠款一次，到底養成了日奴的野心，如今又把他的東三省佔了。死世界上沒有不抵禦的政策，望主人三思。

正大道：你知道什麼？從前清朝的皇帝，持強和日開戰，結果中國戰敗，賠款割地，受莫大的羞辱，這就是不懂得和平的報酬，我今把羊分給他些，他解決了生活問題，也就沒有什麼要求了，至誠可以感豚魚，難道就不知好歹麼？

從喜無奈，只得給狼些羊，狼好像被感格似的就回山去，完時又向正大這裏來討羊，正大又共了他些。從此相演成例，完時就來，得時便去，狼共正大彷彿很有種和平的現象，那知不數月，正大的羊便盡了。正大無奈，正在和從喜會商吃飯問題，忽所嘯的一聲：呵呀！

欲心無厭的狼又來了，語聲未絕，那狼就把正大抓在地上，去咬他的面孔。此時從喜在旁看見主人如此，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手持大石，向狼打去，拍的一聲，狼頭粉碎。



你听！你看！

蔡國楨

你听哟，你听！

人壽幾夕，炮声隆隆！

那正是倭奴指揮進攻，

不知呵炸斃了我多少生灵！

不知呵炸毀了我多少市城！

你看，你看！

火焰熊熊，紅光衝天！

那正是倭奴大肆燒殺摧殘！

不知呵焚燬了我幾許房屋！

不知呵摧毀了我幾許財產！

同胞們，起來吧！

濟南慘案的白骨尚還未掩！

萬鮮事件的赤血尚還未乾！

這野勃勃地日帝國主義又將我東三省強佔！

侵畧不已，

貪得無厭，

我國快要第二朝鮮！

我有時要痛哭，為我慘死的民衆，

但是呵，痛哭能生什麼作用！

我有時要詛咒，為這殘酷的日人，

但是呵，詛咒能生什麼力量！

只願——只願我未死的同胞快快團結，

——來與日本決一生死存亡！

雖然暫時免不了流血犧牲，
但最後總能換來幸福光榮！

自由呀，平等！

亡國呀，滅種！

——全視此次人民覺悟鬥爭！

一九三一，十，三。



我向同胞說幾句話

同胞們！起來呀！

擎起你們的槍桿，

張雲瀚

快些把子彈推上槍膛，

對準我們的敵人，

啊，殺呀，殺盡這些

叛逆人道的魔王！

願大家不要把「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不痛快的生，啊，怕比死還要悽愴！

同胞們，加緊你們的腳步！

你們所沒聽到槍聲在響？——

那是東北的民衆，無抵抗地在槍尖下死亡！

願大家切莫盲信國際聯盟，

那不過是一個欺人的美名。

你們想，一群趁火打劫的強盜集合，

他們只會分贓，只會調停他們的利益衝突，

什麼正義，什麼公理，他們怎會留心。

同胞們，切莫信那句「政府自有道理」！

賣國的軍閥，他眼中只有自己。

我們的王權快要喪失完了，

死於我們還有什麼姑息！

什麼鎮定，忍耐，還不是掛的假面具欺人自欺。

同胞們，最可靠的還是我們自己，

激厲敵愾，鍛鍊我們的身体，

和暴日作十年的死拚，

我們想生存何，應該在死中尋覓！

同胞們，我們應知和平女神是睡在槍尖上，

有了強權，然後才能講公理！

同胞們，起來呀，

擎起你們的槍桿，

快些把子彈推上槍膛，

對準我們的敵人，
啊，殺呀！殺盡這些
叛逆人道的魔王。



是誰之功

張鳳桐

我是炸彈

炸毀了日帝國主義者鉗制人類的鎖鍊。

解放出東亞垂死的民族，

使他們得到人類真正的幸福。

我是飛機，

是誰之功

翱翔在太平洋的空中，

窺測着日帝國主義者底陰謀，

使弱小民族相機以活動。

我是潤斧，

劈開了日帝國主義者底大肚，

血漿橫流啊，

飽享了恨敵欲啖肉的朋友！

我是手槍，

瞄準向日帝國主義者射放，

中了牠們的腦腔，

除掉將到的社會上萬惡強盜般的魔鬼”

“我是青年，

其日帝國主義者肉搏血戰——直抵東京灣。

紅日初升的時候啊，

我才凱旋而還”



沸騰的熱血燒得我心頭狂跳

郭庭蘭

沸騰的熱血燒得我心頭狂跳，

震耳的呼聲使我直想瘋狂似的亂跑，
這樣偉大的精神！你幾時可曾見過？

——但是無益呀！任你怎樣喊叫，可曾損人一毛？

☯ ☯ ☯ ☯

你想對日絕交，你想把資本帝國主義打倒，

但是你怎麼能啊！牠們的走狗軍閥能容受想饒？

你听！在這炮火連天的當兒，他們還在高呼保護日僑！

☯ ☯ ☯ ☯

可憐呀！我們已作刀下鬼，

而他們還在等着帝國主義的國聯調和！

我的睡着的人們！醒吧！

且抖擻精神在未反帝以前掃清和他內裏合作的軍閥，
來吧！寧求一個爽利的死！

不受他們慢慢剝殺！



反日之歌

許淑祥

小小日本，

一天，兩天，三天，

遼吉地方，迅速的佔完。

國的藩籬已撤，

雲時間必要深入中原。

反日之歌

從前，日本蠶食我們的高麗，
鯨吞我們的台灣，
現在更肆其野心！
兼併我神州赤縣，
殘殺我同胞
劫掠我財產。
真令人髮直目裂
心驚胆寒

波蘭為列強瓜分，亡國多年，

但是民族精神不死，

努力奮鬥，

依然恢復了大好河山！

同胞呀！

現在是我們的大難臨頭，

現在是我們的國^家旣危，

豺狼正對着我们舞爪，

虎豹正圍着我们咆哮，

呵，我們的土地

豈能任人佔領

反日之歌

我們的生命，

豈能任人宰割，

我們的財產，

豈能任人劫持，

• 我們的權利

豈能任人剝奪。

我們有頭顱，可以棄擲，

我們有熱血，可以揮洒，

我們有手，可以執刀槍，

我們有口，可以助喊殺，



我們的呼聲

直待要國权盡復，金甌無缺，
國恥盡消，玉宇無瑕！
那時候，
青天下，童耆嬉戲，
白日中，桑麻敷榮，
大地上，山川著碧黛，
原野裝錦繡，
我們永生在樂園中！

郝天申

我們的呼聲

東北吹來狂風一陣，

在那的悽慘哀號！

好似告訴我們說：

『你們快來吧！剷除那些強暴。』

大炮轟轟響，

血染遍地紅，

那顧你商學，

那顧你農工。

喂！一切一切……

真是不平！

真是不公！

這是悽慘之呼聲。

朋友！不要怯弱，

不要胆驚，

急進！猛攻！

殺至日本東京。

一九三一，十一，廿。



猛醒

王體胖

猛醒！猛醒！起來吧！

你所！東海岸上——號聲嗚々人聲鼎沸，

看啊！東海面上飛機軍艦絡繹相屬，

如蜂如蟻已聚我邊土，

如怒潮洶湧將冲毀我大陸，

日本的旗幟插遍了東方的門戶，

亡國滅種難保今暮

兵亦莫厲，馬亦莫秣，



國難聲中的幻想

陳治君

看呵！紅綠的標語宣言，貼滿了街巷；

聽呵！全南陽民衆革命運動的呼聲呼得天搖地震；

唉！在中華民族的叫呼——取消不平等條約……——中·復又物
失去了礦產富饒的東三省。

東三省的景象變了！

土地被我們親愛同胞的熱血染紅，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也要時改更。

看呀！那不是整千成萬的日軍正在努力的向西進攻；

聽呀！那不是慘暴日軍的大炮射擊聲。

唉！在從前曾被慘殺的同胞們的血未乾骨未掩的時候，復又死

了不少東三省的民衆。

東三省的景象變了：

兵工廠的機械全被搶掠一空，

接連又焚燬了北大營。

看呵！那不是日本鬼子的提燈大會；

听呵！那不是萬惡倭奴的凱旋呼聲。

呵！在世界各國的歡笑裏，

區々的日本又從中得着光榮。

各帝國主義的心理變了：

從使軍艦——

到我國的滿蒙。

奉國屈服於各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

中華民族終日呻吟於殘餘軍閥蹂躪之中。

呵！同胞們！同志們！熱心愛國的同志們！

起來吧！起來吧！速速醒覺你們的迷夢。

振作精神，努力革命，

殺進日本帝國的大本營，

拯救出水深火熱之中的東三省的民眾。

一九三一，十。



編者的話

一木

這期是反日專號。收集稿子的時候，正值我們舉行宣傳週和月考開始的當兒，同學們一方面還要到鄉間去宣傳，一方面還要去預備功課，因之投稿者是不踴躍。

不過，倒也算好。有一部分熱心的同學，竟然肯在這忙々碌々之中，抽暇來寫點東西，這的確是一種好的現象呵！

處此國難緊張的時兒，凡係有血氣的人們，沒有不痛恨已極，抱定決心其倭奴死折。我們這群熱血沸騰的青年，自然也是同樣的。

這小冊子——五中學生——就是從我們心靈深處喊出來的不平

之聲，至於它有沒有又藝的價值，那我們是不敢斷言的，只有讓讀者們自己去領略去批評好了。



臨 終 記 實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五日

出版

五中學生

第六期

反日專號

定價每冊大洋壹角

編輯者

河南省立第五中校學生會、五中學生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河南省立第五中校學生自治會 出版股

每半月出版一次

五日 廿日 出版

之聲，至於它有沒有文藝的價值，那我們是不敢斷言的，只有讓讀者們自己去領略去批評好了。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五日

出版

五中學生

第六期

反日專號

定價每冊大洋壹角

編輯者

河南省立第五中校學生會、五中學生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河南省立第五中校學生自治會 出版 股

每半月出版一次

五日 廿日 出版

